

我的父亲

被叛徒出卖险些丧命

□北京电车公司 王耀奇

抗战期间，父亲在老家山西沁县上王村参加了游击队，经常配合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打击日本鬼子。为了躲避鬼子兵的抓捕，父亲和游击队员们几乎天天都隐藏在村子周围的山林及庄稼地里。夜里睡觉也不踏实，一有点异常就赶紧转移。提起这段经历，父亲常常感叹道：“那日子可真难熬啊，一天就像一年似的。”

有一天，父亲看战事没那么紧张，又很长时间没回家了，便趁着夜色回到了家。谁知因叛徒告密，日本鬼子和汉奸很快就赶来了，将父亲的宅院包围了。父亲都来不及逃脱，只好藏在院门口的草垛里。鬼子们冲进院子后，翻箱倒柜屋前房后的搜了半天也没找到父亲的影子，只得十分懊恼的离开了。当鬼子陆续走出父亲的宅院时，有个汉奸发现院门口的草堆有点可疑，就叫人上搜，结果将藏在里面的父亲搜了出来。

鬼子们见到抓着个土八路便一拥而上，将父亲捆了个结实，连推带搡的将父亲和几名村干部带到了打谷场上。一个鬼子军官逼问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藏身地点。父亲等人任凭鬼子威逼利诱严刑拷打，就是不说战友们的藏身处。鬼子们没辙只得架起柴堆，



点燃后，将父亲等人一一扔进了火堆里。眼看大火就要将父亲等人吞没，生死关头，一位翻译忽然良心发现，一边说着什么，一边将父亲等人一一从火堆里踹了出来。所幸抢救及时，父亲等人脱离了危险，可大火却将父亲的头发眉毛等烧光了，头顶上还留下两道烧疤。一想起那段难忘的往事，父亲总会十分感慨地说：“要不是那位翻译救了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”

1944年抗日战争虽然接近尾声，

日本鬼子的气焰没有那么嚣张了，但日本鬼子要做垂死挣扎，不断对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，手段也更加残忍。进村就实行“三光”政策。为此，八路军和父亲所在游击队也加强了对日本鬼子的打击力度，炸公路、拆铁路、袭击鬼子的运粮车队等。

第二年日本就宣布投降了。两年后父亲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同年六月调入中央警卫营，担负起警卫中央领导人的工作。



我的父亲

勒死日本官兵参加游击队

□房山区东风街道 王军汉

父亲十七岁那年，山东老家闹旱灾，颗粒无收。父亲看我奶奶着急，为家分忧，与同村的玉柱去长春长白山伐木，干了一阵子没挣着钱。因日本鬼子封山围剿“抗联”，林场的老板怕出事，就不干了。后来经熟人担保，父亲拉起了人力洋车。

记得一天下着小雪，在火车站，一个日本军官，腰上挎着一把手枪，手指着我父亲叽咕咕噜，大概意思是要去一个叫靠山屯的地方。我父亲一打听，路程挺远。到了靠山屯，我父亲已筋疲力尽了，谁知，日本军官下车不付钱就走。我父亲上前讨要。日本军官用军皮鞋一脚狠狠地踹到我父亲小肚子上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我父亲两眼冒金星儿，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我父亲气得嗓子眼儿里像噎着一团冒烟的棉花，挣扎着，咬着嘴唇，一手捂住肚子，另一手拽着车才踉跄地站起来。

一怒之下，我父亲和玉柱决定回老家去。他们一路干点零活，挣点不挨饿的盘缠钱，步行回到山海关。一天，他俩在火车货站卸粮食。突然，一群荷枪实弹的小鬼子，包围了他俩，把他俩押着上了火车闷罐子车厢。在车内，我父亲一眼认出踢自己的日本军官。我父亲在玉柱耳边嗷嗷了几声：“杀了这狗东西”。这时一位翻译上了车，车就开了。车上有我父亲和其他四十几位同胞。我父亲用一只秃笔，在手心写：“逃，不做苦力。”他们蹑手蹑脚使眼色往下传。估摸大家传遍了，我父亲拱了一下玉柱，示意动手。他们解开裤带，把日本兵和日本军官勒死了。很幸运，车正好过一座大桥，动手时声音比较小，其它车厢没发现。在拐弯减速处，他们跳下车，消失在一片芦苇荡中。

逃回乡后，我父亲和玉柱都改了名，参加了鲁西南抗日游击队，英勇杀敌，保家卫国。

我的姥爷

遭日伪偷袭 振作精神继续战斗

□北京一六一中学 毛宏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，谨以此文深深怀念我的姥爷——中共山东抗日游击队黄县独立营营长徐援。

我的姥爷1913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黄县。原来是学校教书先生，后来投笔从戎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期间率领全校师生参加八路军，成为山东抗日游击队黄县独立营营长。

在1944年春节前，黄县独立营为了扩大影响，我姥爷带着一连、三连和九中队上南邢家驻防，组织解放区的妇女演戏，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。排演剧目的时候，伪军的便衣队混在群众里边，装作看戏的、摆小摊的，把前台、后台摸熟了，兵马和住所也看了个遍，暗中调兵遣将，



布下了埋伏。

当时，伪军和日本鬼子实力相当强大。独立营毫无准备，完全处在日伪的控制之下。日伪在拂晓把山上所有的高地和制高点完全控制了，趁独立营兵困马乏、战士睡得最香的时候下手。南邢家战斗让日伪偷袭了。独立营突围之后，只跑出去两名粮贸员，一名后勤的会计。粮贸员不能睡懒觉，清早得起来算账，办置伙食。其中一个粮贸员上茅房，还没提上裤子，忽

然听见四面转着圈儿枪响了。粮贸员发现情况不好，赶紧报告首长，每人抄起一把菜刀，从南山口冲出去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姥爷调到北海军分区和胶东军区学习，北海军分区司令员是孙端夫，胶东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，区党委书记和政委是林浩。黄县是敌占区，主要靠独立营坚持对敌斗争。我姥爷是打游击的一把好手。在残酷的战争中，他受伤，身上留下弹片，未被取出，伴他走完了一生。